



愧对
KUIDUILUXUN

鲁迅

李新宇 著



这是一部研究鲁迅的专著，但没有一般学术著作的枯涩和虚玄，而是把学术、思想、抒情、议论结合在一起，通篇用“你你我我”的方式与鲁迅面对面交流。在这种第二人称的叙述和议论中，无论“我”“你”还是读者，彼此的距离都被拉得很近，达到一种互动的状态。这种形式有助于作者思想感情的抒发，同时也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。



013067643

K825.6
1007

愧对鲁迅
KUIDUILUXUN

李新宇 / 著



k825.6

1007



北航

C1675466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愧对鲁迅 / 李新宇著. 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13.5

ISBN 978-7-5391-8514-9

I. ①愧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鲁迅(1881 ~ 1936)
- 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8696 号

愧对鲁迅

李新宇 / 著

策 划 张 明

丛书主编 向继东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32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514-9

定 价 32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3—222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写在前面

20 世纪是个精彩纷呈的世纪，也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动荡不安的世纪。

这一百年里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，出现过法西斯主义、极权主义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；出现过俄国的“十月革命”，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和消亡，“柏林墙”的倒塌和“冷战”的结束。在中国，从清王朝下台到民国建立，从“九·一八事变”到日本无条件投降，从国共合作到国民党败退台湾，从 1949 年革命成功到“改革开放”……这世界变化真快！

20 世纪史有人写了，如理查德·W·布利特等合著的《二十世纪史》，如金冲及的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等，但无论中外，都因为距离太近，难免都有“灯台下的阴影”，本该看清的无法看清，本该说清的也说不清。看来，要写出真正不愧于 20 世纪的历史，尚需时间的沉淀。托克维尔的史学名著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，不也是在法国大革命 60 年后才写成的吗？

“世纪书坊”不是历史，它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，或人物命运史，或大历史的“边角料”，或野史笔记；虽零散而杂乱，但积累起来也许就蔚为大观了。举凡 20 世纪的人和事，都可写。不求权威，只求多角度，多侧面，尽可能客观地再现这个大时代。

我们没有现成的条条框框，只要有一点儿意思，还有一点趣味，就可做。无论回忆录、传记、日记、书信，或史事爬梳、专题论集等等，都可纳入。当然，史料和见识是不可或缺的，力拒人云亦云，力求说自己的话。行文有个性，不猎奇，而又见性情。

“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其实这“笑”，并非全部是透悟，也带有几分无法名状的无奈，就如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”一样。过去的，无法追回，惟有追念和怀想。

我们拒绝遗忘——我们也深知自己力量之绵薄，有如唐·吉河德的长矛对风车，但我们坚持着，努力着。

向继东

2013年7月于长沙

小 引

寂寞向我挤来，使我恐惧于无地可逃。

言说的欲望驱使我寻找对话者，——与其说是对话，不如说是倾诉。倾诉需要倾听，需要一种精神的交流与共鸣。

经过久久的沉默，我走向你。先生，我们相隔半个多世纪，在你去世之后 20 年，我才来到人间，在时间的隧道里，我们离得太远。然而，在心灵的感觉上，我们离得很近。

我走向你。

你依然如故，并没有改变历来的模样。

你本来就没有笑容，此时更肃然无声。

我走向你，久久地望着你……

“找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！”

不！先生，你错了。不是一切导师都乌烟瘴气，不是一切人在一切时刻都不需要导师。我很软弱，也很孤独，在看不清路径之际，需要一盏灯。

我知道你说过，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就成了路。但是，如果所有人们走过的路都让人生疑呢？如果那里是一片沼泽，而一个因曾经走过而深知地形的人正蹲在旁边荒芜的草丛里呢？

那第一个在无路之处踏下第一行脚印的人，那趟过泥潭而有幸

没有陷落的人，都不应拒绝承担导师的责任。

你默默无语。

窗外风声依旧。我的寂寞依旧。

我想倾诉，想寻找人与人的对话。

我知道，你曾经是神，至少是穿了神的外衣。然而，我也知道，你是神的牺牲。不管这些，我不看那神圣而富丽堂皇的偶像的外壳，而是贴近那血肉之躯，贴近那与我一样因痛苦而颤抖的灵魂。我看到的是那个有彷徨、有绝望、有明亮的眼睛却也常常受骗和被利用的你……

哪一个真正的先驱没有择路的困惑？也许，正是各种困惑和脚上的污泥昭示着后来者。

我走向你，追寻你的踪迹。

从15岁到今天，每当寂寞的时候，我总是走向你；每当困惑的时候，我总是走向你。

走向你，倾听你的声音，向你倾诉，作跨越时间的对话，忘却身边的一切，无论是沉寂还是喧哗……

1991年除夕之夜

目 录

小 引	1
第一章 选择：传统与现代之间.....	1
第二章 选择：本土与世界之间.....	32
第三章 “立人”：沉重的使命.....	75
第四章 关于启蒙主义	109
第五章 权威面前的姿态	160
第六章 大众面前的姿态	193
第七章 独行者的彷徨与坚守	222
第八章 自己的家园及其可能性.....	269
后 记	296

第一章 选择：传统与现代之间

1

每每想起你的“青年必读书”。

你的态度令许多人不解。从《集外集拾遗》中，我再次细读当时引起的争议。有人说你的经验是“偏见”，有人警告你这种对西化的提倡有卖国之嫌。你愤怒了，一再维护你的立场。然而，对那样的青年，你说什么？如何才能说得清楚？那样的人必然很多，大概现在比你那时更多。所以，多少年来，你的观点一直被认为是偏激的，或者是需要“正确理解”的。无论什么东西，一旦“正确理解”，谁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呢？有人在为你辩解，但我厌恶一些人为你所做的辩解。因为辩解常常成为化妆。对你做出符合时髦的极高评价，甚至捧上天，似乎你根本就不是人，然而，成为“神”的你，却只有老老实实在地接受化妆师的摆弄。

几乎没有人公然肯定你“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”的主张。然而，我知道，那是你一贯的主张，而决非愤激之语。反对你这一主张的意见有许多种，反对的方式也有许多种，其中最艺术的一种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：鲁迅虽然主张不读中国书，但他读过大量中国书，正是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他的伟大。其实，你在《坟·写在〈坟〉后面》中已经说过：“新近看到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，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需读好古文，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，其一却是我。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。别人我不论，

若是自己，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，是的确的，为了教书，至今也还在看。因此耳濡目染，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。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，体格来。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，摆脱不开，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。就是思想上，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，时而很随便，时而很峻急。孔孟的书我读的最早，最熟，然而倒似乎与我不相干。……我主张青年少读，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，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，决不是聊且快意，或什么玩笑，愤激之辞。”¹

你的态度的确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表达着你一贯的看法，一种真知灼见。在1919年1月16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，你说：“来书问童子所诵习，仆实未能答。缘中国古书，叶叶害人，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，毫无是处。为今之计，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，而略其故事，因记述天物，弊止于陋，而说故事，则大抵谬妄，陋易医，谬则难治也。汉文终当废去，盖人存则文必废，文存则人当亡，在此时代，已无幸存之道。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，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，实为可惜。仆意君教诗英，但以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，文体似不必十分决择，且此刻颂习，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，只须思想能自由，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，必能与为沆瀣矣。少年可读之书，中国极少……”²

我相信你的真诚，也赞同你的见解。

2

中国是讲究仁义道德的，而且以仁义道德骄人，所谓“中国道德文明第一”是也。然而，你在《狂人日记》中通过狂人之口说：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。”³

“吃人”，这是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化概括。尽管一些人由于文化爱国主义情感而不愿承认这个基本判断，但是，我以为，那种试图把你这一概括限制于某一个方面的做法是徒劳的，也是有害的。

只要走近你，就不能不承认，这是你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概括和基本评价。无论以

1. 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185～186页，北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

2. 《鲁迅全集》第11卷，357页

3. 《呐喊·狂人日记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425页

艺术形象进行象征性揭示，还是以直白的叙述和议论表达，你都反复地表达着这种见解。我忘不了你那让我一见之后就永远无法忘记的句子——

所谓中国的文明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所谓中国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。¹

这种整体评价使一些人不以为然。但是，我想，那主要是感情上难以接受，而感情上之所以难以接受，又主要是因为不习惯一个真相被你如此直截了当地揭穿。事实上，没有人能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反驳你的结论。

有些人试图把它看做是你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的愤激之语，但是，他们没有注意到，你虽然也难免愤激，但唯独这“人肉筵宴”却决非愤激之语，也非偏激之论。虽然你的文章不是以严谨的论文的形式写作的，但是，它明显地经过缜密的思考和论证。因此，它是直觉的，也是逻辑的。

谁能否认这一经过深入分析之后做出的学理化的解说呢？——

有贵贱，有大小，有上下。自己被人凌虐，但也可以凌虐别人；自己被人吃，但也可以吃别人。一级一级的制驭着，不能动弹，也不想动弹了。²

你从古代经典引出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为证：“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阜，阜臣舆，舆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。”³又从现实的实践揭示出它的巩固机制：“但是‘台’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？无须担心的，有比他更卑的妻，更弱的子在。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，他日长大，升而为‘台’，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，供他驱使了。”“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，吃掉别人的希望，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。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，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，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，被吃，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，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掩饰。”⁴

1. 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6页

2. 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8页

3. 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

4. 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5～216页

正因为这样，这吃人的筵宴便一直排下去。

中国文明自近代以来的衰弱是任何卫道者都不能不承认的，但是，悠久的古代文明却在很多人的心中闪闪发光。它成为逃避现实败落这一事实的精神避难所，甚至成为打肿脸充胖子的资本。悠久的古代文明真的光辉灿烂吗？你的回答很让一些人扫兴。你说：“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‘人’的价格，至多不过是奴隶，到现在还如此，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，却是数见不鲜的。”¹过去的文人有谁这样做过？今天的所谓“知识分子”又有谁能如此直面现实和历史？只有你，一把撕破各种伪装，使堂皇的结论暴露出虚伪。在你看来，中国的历史不过如此：

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，修史时候设些什么“汉族发祥时代”“汉族发达时代”“汉族中兴时代”的好题目，好意诚然是可感的，但措辞太绕弯子了。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——

一、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；

二、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。²

如果说“人肉的筵宴”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静态概括，那么，“两样时代”则是对中国既往历史的动态的描述。

你的确厉害，一纵一横，概括了中国文明的全部，一网打尽，不给你所厌恶的庸人留有任何余地。

你因此而成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掘墓人和末日宣判者。

你说：“扫荡这些食人者，掀掉这筵席，毁坏这厨房。”³

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当然不合时宜。有谁理解你呢？嘲笑你的人正在多起来，因为你竟然不自量力地与整个传统为敌。诅咒你的人也正在多起来，因为你未能辩证地对待传统，中国伟大而灿烂的文明是断送在你的手里了！

然而，文明的发展虽有偶然，铁的逻辑却不可更改。居于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要像人一样地生活，怎能不拼命走出你所说的“两样时代”，挣脱那“人肉筵宴”的网

1. 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2页

2. 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3页

3. 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9页

络束缚！

具有现代品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前仆后继为现代化泣血呐喊，也不过是看到了这唯一可能摆脱绝望的希望之路。

3

“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，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，而这聪明，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。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又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，古书实在太多，倘不是笨牛，读一点就可以知道，怎样敷衍，偷生，献媚，弄权，自私，然而能够假借大义，窃取美名。再进一步，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，无论怎样言行不符，名实不副，前后矛盾，撒谎造谣，蝇营狗苟，都不要紧，经过若干时候，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；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，将来仍不失为‘正人君子’。”¹

“孔夫子的确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，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，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，为民众本身的，却一点也没有。这就是‘礼不下庶人’。”²

“老子书五千语，要在不撻人心；以不撻人心故，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，立无为之治；以无为之治为化社会，而世即于太平。”³“有人撻人，或有人得撻者，为帝大禁，其意在保位，使子孙王千万世，无有底止，故性解（Genius）之出，必竭尽全力死之；有人撻我，或有人能撻人者，为民大禁，其意在安生，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，故性解之出，亦必竭尽全力死之。”⁴

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。概括的说法就是“人肉筵宴”。你已经宣判了它的死刑，并为掀翻这人肉筵宴而奋斗了一生。然而，你是多么弱小呵，你那瘦弱的身体怎么掀得动这庞大而坚实的桌子？

一切复活它的意图，当不难理解。

因此，破坏了的宴席可以重新摆上。餐厅装修得更加辉煌。

然而，因为有了你，总会有一双双眼睛，越出没有灯光的窗口，穿透黑色的夜空，投向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！

1.《华盖集·十四年的读经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129页

2.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318页

3.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67页

4.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68页

人们仍然在研究你，正如在学术园地一片荒芜的时候也仍然在大张旗鼓地研究你。这是你的幸运，也是你的不幸。

告别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，对你的研究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：人们在努力寻找你与传统文化的联系，在你的身上找出儒家的血型，道家的毛发，墨家的头皮屑……

如果只是所谓学者们为了积攒评教授所需要的“成果”，我将不说什么。为寻找新的课题而走向偏僻的角落，有什么可指责的呢？既然你已经为人们提供了谋生的途径，梳理你的毛发也可以混碗饭吃，就应该让人们尽情地利用你。我想，这是合于你的人道精神的。一个人死了，仍然能够养活很多人，这是不应拒绝的。

然而，我痛苦于一些人让你与传统握手言和。你能够接受这些传统的文化大使对你实行的招安吗？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很多人在忙着安排。红地毯已经铺好，签字笔旁边是象征和平与友好的鲜花。在这里，你，这一传统的叛逆将与传统重归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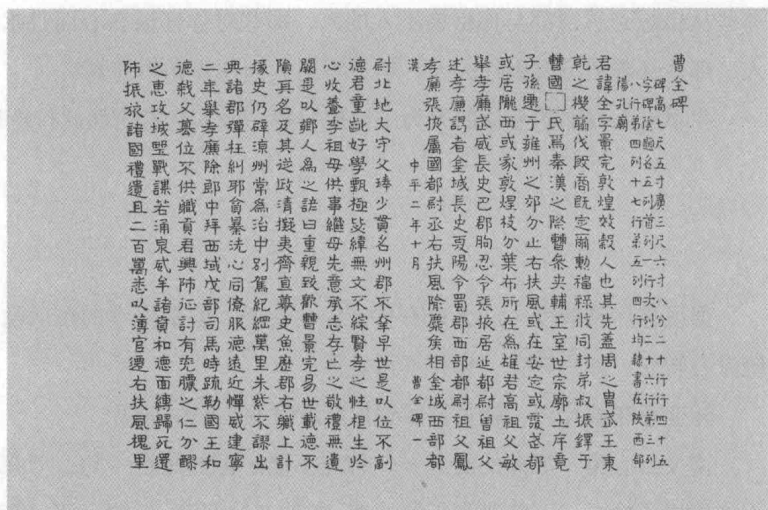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无须论证，任何人都无法拒绝传统的影响，或者说，无法拒绝对传统的承载。既然置身于某种传统之中，无论多么自觉的反叛，最终也只能是部分地挣脱。

认真想来，我也是个反传统主义者。然而，我知道自己无法完全拒绝传统。正如我的先天获得一样，我的肤色是黄色的而没有办法变白，我的眼睛是黑色的而不是蓝色。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我不以此为骄傲，也不必以此为耻辱。但是，一些东西是没有能力改变，并非不改变就好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倒真愿意获得白种人的头脑、黑种人的体魄。可惜我不能。

文化何尝不是如此。在你我的身上，当然能够找到道家、儒家、墨家以及中国传统中所有的“家”和算不上什么“家”的影响痕迹。的确如此，正如他们做的，即使文化启蒙的历史承担也可以解释为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“以天下为己任”。那对儒家精神的批判体现的正是儒家精神。如此寻找传统，谁又不在传统的笼罩之下？我们都是用嘴吃饭，我们都是用腿走路，我们走路用两条腿而不是四条……

然而，你的努力是什么？是努力继承传统还是摆脱传统？可以肯定地说：是在挣脱，而决不是继承和发扬。

当你结束抄古碑的生活而走向新文化阵营的时候，一定能够意识到你所参与的反传统的行为将导致什么，大概也能够意识到你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。但是，你和胡适、陈独秀们，都未必意识到你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在你们身后的命运。进化论



鲁迅抄录的《曹全碑》手稿

思想使你们很难想象在20世纪末的今天竟然有这么多人在指责你们的文化努力。当然，他们的行为是你已经领教过的，——对你的攻击不是从更进化的方面，而是从你们攻击的旧营垒中，尽管打着各式各样的新的旗号。

历史的悲剧不在于有那么多的人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你，更可悲的是一些人为你反传统行为进行的辩解和辩护。我想，你如果活着，绝不愿意接受这种辩护。你大概又会说，攻击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貌似爱护和尊敬的辩护者。因为辩护者和攻击者的评价虽然不同，所持价值尺度却是相同的。你最痛恨的就是古已有之的老思路，然而，在一些人的充满敬意的解释中，你的伟大不过是传统的造就，虽然竭力反传统，却正因为对传统的继承才有光辉。

历史的发展历来如此，沉滓的泛起你早已见过，国粹家的嘲弄对你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。然而，我想，你一定为爱你的人为你做这样的辩护而痛苦。

在以狗为最佳动物的国度里，为了给千里马争得一席之地，需要把马打扮成狗。说它如何善于守门，如何会摇尾巴，如何“汪！汪！”叫得十二分的好听，而不会提起它的昂首长嘶和奋蹄千里。

在以林妹妹为美人楷模的时代里，健康者如果要被承认，大概需要双手捧心，不停地咳嗽，做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
一些爱你的人正在如此打扮你。因此，我厌恶这些爱你的人，而宁愿赞赏你的敌人。

那些从思想到感情都与你格格不入的人，那些对你怀恨在心而且永远对你如临大敌的人，那些怀着敌意挑剔你的人，笔下写出的倒往往是你的真实。

我不忍心看那些爱你的人为了给你争得一张入场券而如此打扮你。

5

据说你后来转变了。无论有什么样的转变，但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转变，你的反传统没有转变。如果转变，你将不再是你。

转变意味着什么，就是转回到你所反对的文明中去吗？

读《二心集·沉滓的泛起》，首先不能忘记的是这一句：“在这‘国难声中’，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，各种古的沉滓，新的沉滓，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，在水面上转一个身，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。”¹你多么敏感！你死得太早，但是，你去得真是时候，否则，你看那泛起的沉滓吧！赵太爷们，阿Q们，表演得何等辉煌！

我理解关于《庄子》和《文选》的争论，其原因并不在别的，而在于你不满于文化上的后退，反感于保卫国粹的做法。这与你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立场是一致的。

你甚至厌恶那些一有挫折就叛离的人。你看不起那种一有小的成功或者小的挫折，就立即退回到大宅子里修破书、擦花瓶、读家谱的旧家子弟。你看不起任何苟活者的选择，更讨厌以面对现实的理由发出苟活的号召。

市民阶级是不同于农民的。或许有人对农民失望而将希望寄托于市民。因为他们比农民更先进，而且，他们都是多数，都是大众。但是，市民阶级怎么样？——“马将桌边，电灯代替了蜡烛，法会坛上，镁光照出了喇嘛，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，不往往是《狸猫换太子》、《玉堂春》、《谢谢毛毛雨》吗？”²这是你的发现，文明，科学，在中国的土地上，一旦嫁接于传统文化，就是这样一种结果。

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吗？我曾经兴奋于上海30年代曾经有过的辉煌。因为我曾经为不夜城的大上海转眼之间成为一个大村庄而黯然神伤。

然而，中国的现代化呵，即使是十里洋场，那现代的包装之下，原也不过如此。

先生，让我们还说什么？

1. 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323页

2. 《花边文学·偶感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，480页

6

在这个窗外飘雪的夜晚，你是否能告诉我：为什么极力反传统？

你之所以极力反对旧文化，大概原因复杂。但在各种原因之中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看到了它“吃人”的本质。为了人的生存、温饱和发展，必须掀翻这“吃人”的筵宴。

在与传统和一切过去的重负决裂的过程中，你是彻底的。在西方，包括一些人道主义者，在反抗社会压迫的时候都往往走向历史和过去，甚至回归自然。而你只有现在和未来，没有回头的路。人是喜欢回头的，尤其是前路艰难而且疲惫的时候，而你却堵住了一切走向过去的路。尽管知道前面是坟，也不给自己留下回去的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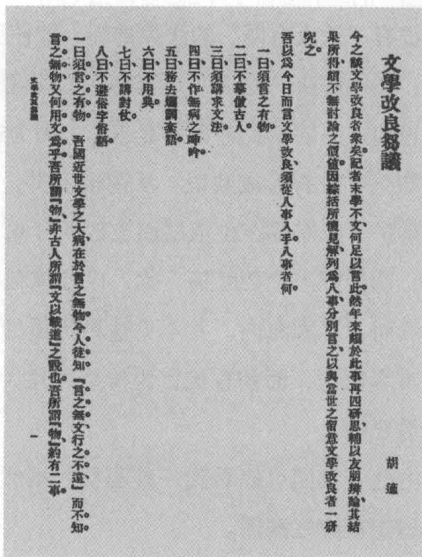
为何如此决绝？人是恋旧的，谁不留恋故园？

故园就是历史，就是所来之处。既然翻遍历史，在每一页上看到的都是吃人，既然故园就是那个吃人的世界，中国人就没有回去的路。

没有回去的路，就只有寻找新路。过去的历史不过是“两样时代”，那就只有去创造“第三样时代”。



胡适（1891—1962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），北京大学教授，《新青年》编辑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倡白话文，主张文学改良



胡适在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5号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